



荀子
箋
釋

一

13
3430
1

329



八子
八十

善庵朝川先生校閱

荀子箋釋



序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論次諸子。獨以孟子荀卿相提並論。餘若談天雕龍炙轂。及慎子公孫子尸子墨子之屬。僅附見於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歷秦漢以來。孟荀並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法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未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儀。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尚多。而本書或反

嘉善謝氏

門口 3430
號 卷 1

荀子
藏版
缺佚。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羣儒。非一切名法諸家所可同類共觀也。觀於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爲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歟。此所謂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戰國時。不爲游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諫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於李園棘門之禍。而爲厲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於朱英策士之所爲。故不見用於

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詰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於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卽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爲善。而爲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爲惡。而爲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爲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於其義。而爲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卽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爲轉移。固勝於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於善。則據其上游。荀子偏於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

偏然尚論古人當以孔子為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為大賢也此書自來無解詁善本唐大理評事楊信所註已為最古而亦頗有舛誤向知同年盧抱經學士勘核極為精博因從借觀校士之暇輒用披尋不揆樛昧間附管窺皆正楊氏之誤抱經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悉出抱經參互攷證往復一終遂得歲事以墉譎陋誠不足發揮儒術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經頗致書屬序因舉其大要略綴數語於簡端竝附者書中所未及者二條於左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謝墉東墅

甫題於江陰學使官署時年六十有八

荀卿又稱孫卿自司馬貞顏師古以來相承以為避漢宣帝諱故改荀為孫考漢宣名詢漢時尚不諱嫌名且如後漢李恂與荀淑荀爽荀悅荀彧俱書本字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若然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瑤多矣何不改耶且卽前漢書任敖公孫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驚也蓋荀音同孫語遂移易如荆軻在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又如張良為韓信都潛夫論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

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則荀之為孫，正如此。比以為遜，宣帝諱，當不其然。
漢志孫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則稱十二卷。漢志又載孫卿賦十篇。今所存者，僅禮知雲蠶箴其末二篇無題，相其文勢，其小歌曰：以下皆當為致春申君書中之語。而國策於曷惟其同，下尚有詩曰：上帝甚神，無自察也。韓詩外傳亦然。此尤見卓識。今本文脫去，而其謝春申君書亦不載。楊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尚未精審也。

荀子校勘補遺

卷一

勸學篇 南方有鳥焉，節注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巢於葦苕，箸之以髮。案說文有箸無著，箸但訓飯歛，無形著及繫著義。或本有著字而誤脫，亦未可知。然古書如周語大夫士曰恪位箸，即位著也。列子仲尼篇形物其箸以箸為著明也。趙策智伯曰兵箸晉陽三年矣，以箸為傅著也。世說新語一書皆以箸為著，以故六書正譌謂箸字多有假借用者，別作著。非今校此書凡宋本作著者仍之。其他卷作著字者

即不改非必古之盡是而今之皆非以待夫通人之
自擇焉耳所引說苑見善說篇作著之髮毛建之女
工不能為也末句作其所託者使然也餘與此同
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注滫溺也案高誘注
淮南人間訓云滫臭汁也意亦相近

終乎讀禮注禮謂典禮之屬也典禮疑當是曲禮
之誤

脩身篇莫神一好注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案

俗本不怒惡作不好惡今從宋本作怒元李冶古今
註所引正同

其遠思也早遠思疑當是遠患

卷二

不苟篇擬於舜禹宋本各舊本俱作禹舜今從

元刻

其誰能以己之漹漹注漹盡謂窮盡明於事案漹
盡也本說文此脫也字

榮辱篇孝弟原慤鞫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注鞫
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案淮南子主術訓人之
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兩者為本而加以勇力辨
慧捷疾劬錄正與此鞫錄疾力語相似鞫錄蓋勞身

苦體之意。孝弟原慤，以行言。翰錄疾力，以事言。楊訓為拘錄，非也。

君子安雅。注：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鸞斯，歸飛提提。雅，烏也。案：楊引詩之意，當以提提為安舒之貌。與魏風好人提提之義同。鄭注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云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蓋折折與提提音義竝同。烏之飛以安舒而得雅名，故舉以為況，然亦太迂曲矣。

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注：道語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注：道語下當有也怪二字，文脫耳。

陋者俄且備也。注：備與攔同。猛也。方言云：晉魏之間謂猛為攔。陋者俄且備，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也。案：注陋者俄且備之上，當本有或曰二字。

卷三

仲尼篇 信而不忘處謙。各本無忘字。惟宋本有作不忘處謙。下解未嘗不可通。但注讀謙為嫌云：不處嫌疑間，則忘字衍，當去之。

卷四

儒效篇 內不自以誣外，外不自以欺。注：不自欺入。案：宋本作內不自以誣外，外不自以欺。內但與注不

合

云能則必為亂注云能自言其能 案楊氏注非十
二子篇無能而云能下即作此語固當在此處似未
安此云能當如易繫辭傳之云為亦不必分口之所
言身之所為蓋云有旋轉運動之義云能二字必當
時有此成語蓋即營幹之意若依此注則於下文云
能則速成更難強通

卷五

王制篇 相地而衰政注政或讀為征 案齊語正
作相地而衰征韋昭注云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

以差征賦之輕重也

卷六

富國篇 數以盆鼓注謂數度以盆量之也 注以
盆下亦當有鼓字各本皆脫 案此
若撥糶注今河間以北煮種麥賣之名曰糶 案此
本鄭康成周禮籩人注彼種字作種此注宋本元刻
俱作種種種二字古今互易此種麥依古義正種麥
耳

卷七

王霸篇 是憚憚非變也注憚與坦同隨巢子曰有

管子

校勘補遺

四

嘉善謝氏

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案注引隨巢子憚明以為即坦明之證則本作憚字無疑而俗間本兩憚明字俱作坦明非也今竝改正

欲調壹天下制秦楚注荀卿在齊楚秦天下疆國故首制之者也者疑是首字蓋以秦楚天下疆國故首欲制之如孟子撻秦楚朝秦楚亦每以秦楚為言

佻其期日注佻與徭同緩也注當云佻與窕同案爾雅云窕肆也古書窕字皆訓寬肆不當作徭

卷八

君道篇 愿慤拘錄 案榮辱篇作鞫錄注謂鞫與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非僅取愿慤檢束而已必將取其勤勞趨事者則作劬錄義長

卷十一

疆國篇 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注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云云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于宣王云云史記曰蔡侯齊為楚惠王所滅莊辛云宣王與史記不同案蔡無聖侯吳師道謂當作靈侯或者古通稱歟鮑彪云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

宣王蔡滅八十年矣。淮南道應訓子發伐蔡，踰之。宣王郊迎，人閒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今案鮑吳之說，以為楚靈王然誘之與伐，其事不同，闕疑可也。

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注：詩大雅版之篇。案今詩作板，爾雅釋訓作版，二字古通用也。章懷注：後漢書董卓傳論李善注劉孝標辨命論引詩皆作上帝版版。

其服不挑，注挑偷也。案周語郤至：挑天說文引作挑天，是挑與挑同。

卷十三

禮論篇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注謂大夫有菜地者。菜俗閒本作采，宋本元刻皆作菜。案諸經正義中亦多作菜字，白虎通京師篇凡三見皆作菜。後漢馮魴傳食菜馮城，是以匡謬正俗云：古之經史采菜相通。

卷十五

解蔽篇：乘杜作乘馬，注呂氏春秋曰：乘馬作一駕。案呂氏春秋勿躬篇作乘雅作駕，一本乘雅作乘持，疑持為杜字之訛。

正名篇。辨執惡用矣哉。注言但用此道馭之不必
 更用辨執也。辨說謂說其所以然也。以注未釋辨
 說觀之則正文辨執乃辨說之訛。注執字亦當作說。
 下文屢云辨說則此之為誤顯然。蓋因上有臨之以
 執語而誤涉耳。

卷十八

賦篇。璇玉瑤珠不知佩也。此章在遺春申君書
 後。此書但載其賦而不載其書。今以楚策之文具錄
 於此以備考焉。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
 師吳

道曰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
 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
 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鮑彪曰史言孫子春申君死而
 貧困。家蘭陵。不言之趙。然卿書有趙以為上卿。後語與趙孝成王論兵而史不言失之
 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
 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
 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
 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為書
 謝曰。癘人憐玉。韓詩外傳四作此不恭之語也。雖然
 謝曰。癘人憐玉。鄙語曰癘人憐玉。此不恭之語也。雖然
 吳師道曰。一本此下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弑死。亾
 有古無虛諺四字。

荀子

交功補遺

七

嘉善謝氏

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外傳作春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

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亾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綈衣與絲，不知異兮。閔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外傳所載賦與荀書略同，嘉字依兩書皆作喜。

卷二十

哀公篇 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案楊注，王伯篇云：而為皆語助也。又攻齊策，管燕謂其左

嘉善謝氏

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鮑彪注而辭也。以而字作語辭亦可。然訓能語更順。高誘注呂氏春秋去私篇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又注士容篇柔而堅。虛而實皆訓而為能其注淮南也。亦然。易屯象宐建侯而不寧。釋文而辭也。鄭讀而為能。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為焉能不可易矣。

荀子卷之八 勸學篇 鮑彪注而辭也 以而字作語辭亦可 然訓能語更順 高誘注呂氏春秋去私篇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 又注士容篇柔而堅 虛而實皆訓而為能其注淮南也 亦然 易屯象宐建侯而不寧 釋文而辭也 鄭讀而為能 然則此焉而正當讀為焉能不可易矣

荀子讎校所據舊本并參訂名氏

影鈔大字宋本

元刻纂圖互註本

此乃當時坊間所梓脫誤差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經校改之故其本真翻未盡失書中頗多採用

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

明世德堂本

明鍾人傑本

有評點 注刪節

江陰趙曦明敬夫

金壇段玉裁若膺

海寧吳騫槎客

吳縣朱奐文游

江都汪中容夫

餘姚盧文昭紹弓

嘉善謝墉金圃輯校

輯諸家之說并附所見上皆增一圓圍以別於楊氏之注

其引用各書不具列

明史丹王乃合錄校本

大書中政冬秋

天修集圖五指本

湯澄大字宋本

國子監刻本并參南宮月

藏版

國子監准熙寧元年九月八日

中書劄子節文校定荀揚書所狀先准

中書劄子奉

聖旨校定荀子揚子內揚子一部先次校畢已於治

平二年十二月內申納訖今來再校到荀子一部計

二十卷裝寫已了續次申納者申聞事右奉

聖旨荀子送國子監開版依揚子并音義例印造進

呈及宣賜劄付國子監准此

校勘官將仕郎前守惠州歸善縣主簿充直講 臣盧 侗

校勘官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守許州司理參軍充直講 臣王 汝翼

校勘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知發州永康縣事充直講 臣顏 復

校勘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知温州樂清縣事充直講 臣 千之

校勘官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守相州湯陰縣令充直講 臣 師孟

校勘官登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直講 臣董 唐臣

校勘官朝奉郎守尚書都官員外郎充直講 騎都尉賜緋魚袋 臣 黎 錞

朝奉郎光祿寺丞監書庫武騎尉 臣 韓

朝奉郎光祿寺丞管勾國子監丞事飛騎尉 臣 程 伯孫

管勾雕造朝請郎守秘書丞充主簿騎都尉賜緋魚袋 臣 畢 之翰

朝散太常寺判部郎中充登閣待制同知諫院兼同判國監輕車都尉賜紫魚袋 臣 呂 誨

朝散太常寺判部郎中充登閣待制同知諫院兼同判國監輕車都尉賜紫魚袋 臣 錢 公輔

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上輕車都尉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

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 臣 唐 介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護軍天水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 臣 趙 抃

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侍郎尚書門下省事集賢殿學

圭桂國食邑二萬二百戶食實對黎肆伯臣曾

公亮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

荀子

序目

嘉善謝氏

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倏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氏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註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

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為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為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

十二月也。○傳習不絕，俗閒本作傳誓不絕。申抗宋本，作申抗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諸書所引合與。

荀子新目錄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修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 ○劉向元目亦作致仕其當篇皆作致士當由古仕與士

本通也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十一卷

疆國篇第十六

天論篇第十七

第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荀子 序目 四 藏版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荀子 第五 嘉善謝氏

荀子	勸學篇第一	三十一
勸學篇第二	三十二	
勸學篇第三	三十三	
勸學篇第四	三十四	
勸學篇第五	三十五	
勸學篇第六	三十六	
勸學篇第七	三十七	
勸學篇第八	三十八	
勸學篇第九	三十九	
勸學篇第十	四十	
勸學篇第十一	四十一	
勸學篇第十二	四十二	
勸學篇第十三	四十三	
勸學篇第十四	四十四	
勸學篇第十五	四十五	
勸學篇第十六	四十六	
勸學篇第十七	四十七	
勸學篇第十八	四十八	
勸學篇第十九	四十九	
勸學篇第二十	五十	
勸學篇第二十一	五十一	
勸學篇第二十二	五十二	
勸學篇第二十三	五十三	
勸學篇第二十四	五十四	
勸學篇第二十五	五十五	
勸學篇第二十六	五十六	
勸學篇第二十七	五十七	
勸學篇第二十八	五十八	
勸學篇第二十九	五十九	
勸學篇第三十	六十	
勸學篇第三十一	六十一	
勸學篇第三十二	六十二	
勸學篇第三十三	六十三	
勸學篇第三十四	六十四	
勸學篇第三十五	六十五	
勸學篇第三十六	六十六	
勸學篇第三十七	六十七	
勸學篇第三十八	六十八	
勸學篇第三十九	六十九	
勸學篇第四十	七十	
勸學篇第四十一	七十一	
勸學篇第四十二	七十二	
勸學篇第四十三	七十三	
勸學篇第四十四	七十四	
勸學篇第四十五	七十五	
勸學篇第四十六	七十六	
勸學篇第四十七	七十七	
勸學篇第四十八	七十八	
勸學篇第四十九	七十九	
勸學篇第五十	八十	
勸學篇第五十一	八十一	
勸學篇第五十二	八十二	
勸學篇第五十三	八十三	
勸學篇第五十四	八十四	
勸學篇第五十五	八十五	
勸學篇第五十六	八十六	
勸學篇第五十七	八十七	
勸學篇第五十八	八十八	
勸學篇第五十九	八十九	
勸學篇第六十	九十	
勸學篇第六十一	九十一	
勸學篇第六十二	九十二	
勸學篇第六十三	九十三	
勸學篇第六十四	九十四	
勸學篇第六十五	九十五	
勸學篇第六十六	九十六	
勸學篇第六十七	九十七	
勸學篇第六十八	九十八	
勸學篇第六十九	九十九	
勸學篇第七十	一百	

荀子卷第一

勸學篇第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倬注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青取之於藍。從宋本。困學紀聞所引同。元刻作青。出之藍。木直中繩。輅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輅使之然也。輅。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贏矣。○暴。舊本作暴。非說文。一作暴。晞也。一作暴。疾有所趣也。顏氏家訓分。之亦極明。今此字注雖訓乾。然因乾而暴起。則下當从本。案考工記輪人。槁作斂。鄭注云。斂。暴。陰柔。後必槁。減。轉。革。暴起。釋文。步角反。劉步莫反。音蒲。報反。又注。贏。舊本訛作贏。案。贏。緩。故木受繩則直。金也。今據晏子雜上篇改正。亦作贏。

荀子

卷一

勸學篇

嘉善謝氏

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知，讀為智。行，下孟反。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蓋於人。于越，猶言於越。呂氏春秋荆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有次非得寶劍於于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貉，莫革反。○案于越，宋本作于越，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作吳越，訛所引呂氏春秋，見知分篇，次非俗本作飲飛，唯宋本與呂氏同。呂氏于越，作于遂，淮南同。注于音寒，國策作于隧，然楊氏自作于越，故以於越為釋。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謀，介，助景大也，無恆，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

勤學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自化道，故神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足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能，善絕過。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言與眾人同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鷦鷯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

勤學也

勤學篇

蒙當為茂方言云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
 茂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
 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
 巢於葦苕著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卵
 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案蒙鳩大戴禮作蚊鳩方
 言作葦雀蚊讀如苕蒙蚊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
 與蚊蒙音義近楊云當為葦似非箬箬略西方有木
 切俗間本多作著今從宋本與說文合
 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
 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本草藥名有射干一
名烏扇陶弘景云花
 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
 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
 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
 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注烏扇宋本與本草
 同元刻作鳥翼廣雅烏蕙射干也蓬生麻中不扶而
 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

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其根是為芷
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芷
 陶弘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芷也蓋苗名蘭芷根名芷
 也蘭槐當是蘭芷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漸
 漬也染也滫溺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
 漸子廉反滫思酒反○案蘭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
 之根懷氏之苞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而成說苑雜
 言篇同又案滫久泔也說文廣韻訓皆同又晏子雜
 上篇作滫之苦酒苦讀如良苦之苦義故君子居必
 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
 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
 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
以為柱而
 任勞柔則見束而邪穢在身怨之所構亦所自取
 約急皆其自取也
 薪若一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若一
火就燥而焚之矣平地若一水就

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儔是
 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
 射侯也。樹成蔭而眾鳥息焉。醯酸而螞聚焉。除有德
 者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
 如此不可不慎所立。所立即謂學也。積土成山，風
 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聖心循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故不積跬步無
 以至千里。半步曰跬。與跬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宋本與
 大戴同。元。驥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
 刻作江河。驥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
 亦及驥驥之一句。○案不能十步，十當作千。玉篇引大
 當同。疑脫一句。○案不能十步，十當作千。玉篇引大

戴禮驥驥一躍不能十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千作
 十，皆是譌字。里海為韻，步舍為韻，古音如是。晉書虞
 溥傳云：刻而舍之，朽木不可雕，亦是韻語。功在不舍，
 而不舍金石可鏤，亦是不舍。功在不舍，功在不舍。
 鏤而舍之，朽木不折，鏤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
 與捨同。鏤，刻也。苦結反。春秋傳：螾無爪牙之利，筋骨
 日陽虎借邑人之車，鏤其軸也。螾，與蚓同。蚯蚓
 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螾與蚓同。蚯蚓
 上宋本有蚯蚓三字，今從元。刻，未。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蠘之穴
 蚯蚓也。三字，今從元。刻，未。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蠘之穴
 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刑足為刑。跪
 文云：蟹六足，二螯也。○案說文：蟹有八足，是故
 大戴禮亦同。此正文及注六字，疑皆八字之訛。是故
 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
 之功。冥，冥惛惛皆專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
 之功。冥，冥惛惛皆專。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

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揚朱哭衢塗今衢俗猶以兩為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兩衢古之遺言歟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兩下宋本俱有能字騰蛇無足而飛爾雅云騰蛇不與大戴同元刻無騰蛇無足而飛爾雅云騰蛇不霧而遊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為鼯鼠蓋本誤為梧鼠也言技能雖多而不能如騰蛇專一故窮五技謂不能言技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飛掩身能走不能先入○案本草云蝮蝮一名鼯鼠能掩身能走不能先入○案本草云蝮蝮一名鼯鼠近楊說似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未參此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篇毛云尸鳩鳩鞠也尸鳩之養七子且從上而尸鳩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義亦當如尸鳩也○注鵠鞠元刻作枯鞠毛傳作枯鞠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知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魚也列子云瓠巴鼓琴鳥舞魚躍○流魚大戴禮作沈魚論衡作鱣魚鱣亦與沈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傳作潛魚或說流魚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即游魚古流游通用

琴者亦不知何代人六馬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駁又日六玄蚪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仰首而秣聽其聲也○駕彫軫元刻與今文選同宋本故聲無小而不可駕作御又案下所引二句出東京賦

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枯岸學惡乎始惡乎終假設也日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也數術謂詩書禮謂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之義謂學典禮之屬也

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嘉善謝氏

多通。○李善注文賦引埤蒼云嘈呼聲兒。呼與噴及

嘯同。才曷反。荀子上句謂其躁。此句謂其多言。下文

云如嚮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一不告。傲非也。噴非也。君

子如嚮矣。嚮與響同。學莫便乎近其人。師也。禮樂法

而不說。有大法而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

於人。故曰學詩三百。使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近

於四方。不能專對也。其意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

世矣。當其人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故曰學莫便乎

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

則隆禮為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

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

儒而已。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

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

案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為臣

其主。安重釋。壘辭官。其主安輕。益當時人。通以安為

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

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又不能隆禮。直學將

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為陋儒乎。言不能通變也。將

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在於禮也。

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禮亦

綱領。挈舉也。詘。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

皆順矣。頓。猶頓挫。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注。挈

也。疑誤。順者。不可勝數。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

言全表之。毛皆順矣。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

○殽。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

勸學篇

嘉善謝氏

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莊子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苦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禮義也凡器物堅好者謂之功濫惡者謂之楛國語曰辨其功苦韋昭曰堅曰功脆曰楛讀為沽儀禮有沽功鄭玄曰沽麤也苦窳或曰楛讀為沽儀禮有沽功鄭玄曰沽麤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此謂道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語曰可與言而不可與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瞽者不識人之顏色○順宋本作慎詩今從元刻與呂東萊讀詩記所引同詩

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匪交當為彼交言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案匪亦有彼義左傳襄廿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引小旻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宋本與詩攷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此段自昔者瓠巴鼓瑟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未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顛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雖全盡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學也者長也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或善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千人於太山之傍侵

荀子

卷一 勸學篇

八

嘉善謝氏

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案柳下季在魯，
 僖公時與孔子年數懸遠，莊子所載亦寓言耳。全之
 盡之，然後學者也。學然後全盡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
 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思索以
 通之。思求其意也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與之處也除其害者以
 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
 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猶此也，謂
 謂正謂正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
 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
 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
 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為學，學則物不能傾移矣生乎

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德操是乃德之操行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我能定故能應物也夫是
 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為成就之人也大見其明，地見其光，君
 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之顯，其日月之明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
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修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見不
 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言見不善必以自省其過也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自惡也。蓄讀為災，災害在身故非我而當者，蓄讀為災，災害在身故非我而當者
之貌。○上句也，字宋本無

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也。致猶極也。下同。好善無狀，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脩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得乎哉？至忠反。詩曰：嗚嗚此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嗚嗚然患其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嗚嗚許急反。些音紫。○嗚嗚此些，元列與詩夜合。宋本作滄滄。訛注同。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自名，則配

堯禹。扁讀為辨。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脩身自為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脩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禹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案扁外傳作辯，則扁當訓平。尚書平章平秩，古作辯。章辯秩，此謂隆禮之人。有平善之度，不當作辨。別解後彭祖，則得年亦永矣。然壽身之益尚小，壽宐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誠世之益更大也。○案韓詩外傳作宐，也。言所用脩身及時通處窮禮，誠是也。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案韓詩外傳作宐，於窮則處，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侵。提舒緩也。爾雅：媻媻安也。詩曰：好入提提，皆舒緩之義。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

而野也。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故曰：人無禮則不

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唱，和謂副唱。

同。下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諂與諛義同，故為不善和人也。

是非謂之智也，非是非謂之愚。是非謂之知，非是非謂之不知。非謂之非，是謂之是，非謂之非，是謂之是。

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越舍無定，謂之無常。

謂之至賊。元刻作非義，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

閑，閑習也，能習其少見曰陋，難進曰俛。俛與提媿皆

閑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俛。俛與提媿皆

閑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俛。俛與提媿皆

閑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俛。俛與提媿皆

閑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俛。俛與提媿皆

閑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俛。俛與提媿皆

閑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俛。俛與提媿皆

閑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俛。俛與提媿皆

閑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俛。俛與提媿皆

閑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俛。俛與提媿皆

閑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俛。俛與提媿皆

閑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俛。俛與提媿皆

閑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俛。俛與提媿皆

閑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俛。俛與提媿皆

閑事，則不迫遽也。少見曰陋，難進曰俛。俛與提媿皆

閑事

閑事

閑事

閑事

溼卑溼謂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緩也天過恭則無威儀寬緩常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故皆推之高
志也或曰卑溼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不能運動也○溼元刻作滋注憂也作優也又卑溼謂過謙恭訛今改正亦庸眾驚散則刳之以師友
庸眾已解上驚謂材下如驚馬者散不拘
檢者也刳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
棄則炤之以禍災
災謂以禍災照燭之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
以思索
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慤在攻其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脩身之術所短也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
好徑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君子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正文前兩矣字宋本無又下一則字作而今皆從元
 刻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
 小國之君順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行其道也○折損也閔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
 不市○折損也閔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
 此當謂計數歲月之所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得此當謂計數歲月之所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
 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
 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

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
君子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正文前兩矣字宋本無又下一則字作而今皆從元
刻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
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
小國之君順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
行其道也○折損也閔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
不市○折損也閔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
此當謂計數歲月之所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
得此當謂計數歲月之所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
雖困四夷人莫不貴
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
雖困四夷人莫不貴
橫行不順理而行也困窮也言

所云方行天下言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
 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橫行天下
 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
 雜汗倨傲也固鄙固順墨當為慎墨慎謂齊宣王時
 相人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宋人號墨子墨子著書三十五篇其術多務儉嗇精
 當為情雜汗謂非禮義之言也○墨子書本七十一
 篇今在者尚有五十四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
 所傳者疑有三十五當是五十五五之訛蓋有分併之故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
 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偷謂苟避於事儒亦謂懦弱畏事皆懶惰
 之義或曰偷當為輪揚子雲方言云儒輸愚也郭璞注謂悞撰也又云轉脫者謂偷儒之人苟求免於事
 脫今按文義改正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兌悅也言接悅也

於人以求饒樂之事辟違而不慤乖僻違背不能端不曲謂直取之也程役而不錄程役勞役錄檢束也於功程及勞役之事怠惰而不檢束言不能拘守而
 詳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
 行而供冀非漬淖也敬非謂漬於泥淖也凡行自當恭中則兢兢然或曰李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行而俯
 也恭近謂不敢放誕也○供疑是張拱之義擊戾猶言項非擊戾也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郭注云相
 了戾也與此正同此書宋本世德堂本皆作了戾元刻訛作了戾形尚相近至俗間本竟改作乖戾謬之
 甚矣了戾乃屈曲之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對
 意豈可云乖戾乎
 然夫士欲獨脩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

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行步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此言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為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即莊子所謂大司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摠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

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謂厚之極不可為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故得其大千里千里者舉大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止而為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奇也奇讀為奇偶之物體全而不具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也○案今方言作凡全物而體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日不具謂之倚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日也遲待也直吏反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踴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而不輟丘山崇成○兩而字宋本有元刻無此下俗間本有重意一段引老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四包係後人妄羈入書內又有所謂互注者特少異其名耳皆取它書語近似者注其下竝荀子 卷一 脩身篇 嘉善謝氏

非揚氏本文今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樂削去之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涉反瀆也水竇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致能致道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它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宋本作或不為爾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怠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好法而行士

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頗也不竭不

淵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

人無法則佞佞然佞佞無所適貌言不知所措有法

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渠讀為遽古字渠遽通渠渠不寬泰之貌志識也不識其

義謂但拘守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

禮者所以正身也舉類君子所難故屢言之也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

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

師云而去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

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故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也故

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以無師謂不是師法

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

嘉善謝氏

無為也。舍除也。除亂安之。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

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

為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

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加好學。遂敏焉。則

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學。遂敏。又有鈞。平

可以為君子矣。或曰。儉。儻。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

則可謂惡少者矣。儉。儻。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

順險賊而不弟焉。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

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為祥。案。老老而

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也。孟子曰。伯

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

矣。○大老。宋本作達老。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

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恤鰥寡。置也。積。填委也。既

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至。竭澤涸

魚。則蛟龍不行。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

行乎冥冥。謂行事不務求人。之知施乎無。人有此三

報。謂施不務報。如此賢不肖。同慕而歸之。天亦祐之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

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

勸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賜也。周禮八

其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仁愛之心厚故所思者幸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廣言務於遠大濟物也。
 富貴而體恭殺執也。減權執之威。故形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東與簡同。言東擇其安燕而不至怠惰。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物志和好交接於怒不過奪喜不
 過予是法勝私也。以公滅私。故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書洪範之辭也。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二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察行如字。察察名不貴苟傳。
 唯其當之為貴也。當謂合禮義也。當丁浪反。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宋本正文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文不當有。或負字本有。作故懷二字者。校然而君子不貴者。者注異同於。因誤入正文耳。
 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遭時則大行。不遇則龍蛇。何必沈身。○案注不山淵。遇下。一本有時字。子雲語見本傳。此約取之。
 嘉善謝氏

平。天地比。音義曰：以平地比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矣。或
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
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
泉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也。去天遠，近皆相
澤平也。○張湛注：列子云：地也。齊秦襲秦，合也。齊在東，
遠若以天地之意，亦與此同。曾入乎耳，出乎口。明之意
無隔異，亦可合為一國也。故曰：人乎耳，出乎口。或曰：山
皆應是山，聞人聲而應之。故曰：人乎耳，出乎口。或曰：山
山能吐納雲霧，是有口也。○鈎有須，未詳自齊秦襲
注：未句，宋本作是，以有口也。鈎有須，未詳自齊秦襲
鈎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鈎有須，即丁子有尾也。
丁之曲者為鈎，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
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
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
也。卯有毛。卯不為雞，則生類於鶴也。毛氣成毛，羽伏鵠明

成羽，雖胎卯未生，而毛羽之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
性已著矣。故曰：卯有毛也。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
施鄧析能之。皆異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
夫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
難子產為政，子產執而戮之。按左氏傳：鄭駟歛殺鄧
析，而用其竹刑。而云子產戮之，恐然。而君子不貴者，
誤也。○正文能之，俗本作能精之。然而君子不貴者，
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
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長吟吟咏
也。說苑作盜跖凶貪。○見說苑說叢。故曰：君子行不
篇。案韓詩外傳三，亦作吟口。與此同。故曰：君子行不
費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俗間本作苟得。非
案外傳亦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
此之謂也。須得其時，以喻當之為貴也。亦
嘉善謝氏

君子易知而難狎

坦蕩蕩故易知不比黨故難狎

易懼而難脅

小心而志

不可奪也

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

則捨之非

交親而不比

比親謂仁恩言辯而不辭

辯足以明事蕩

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

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

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

君子

能則寬容易直

以開道人道與導同不能則恭敬縛紕

以

畏事人

縛與縛同紕與黜同謂自樽節貶損

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

溢人

滿溢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

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

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

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分異也如字

君子寬而不侵

侵與慢同

廉而不剡

廉稜也說文云剡利傷也但有

廉隅不至於刃傷也

注刃傷辭而不爭

察而不激

但明察而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

雖寡立而不能柔從而不流

恭敬謹慎而容

惟德之基此之謂矣

孤介也

詩大雅抑之篇

文備詩曰溫溫恭人

惟德之基此之謂矣

詩大雅抑之篇

溫溫寬柔貌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

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

之過非毀疵也

疵病也或曰讀為訾

元刻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

非夸誕也與

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懼怯也

蒲葦所以為剛彊猛

席可卷者也

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為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應知當

曲直故也所以義隨變而應其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

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

故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應變故左右

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此言君子下君子大

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

道韓詩外傳四知則明通而類類謂知愚則端慤而

法愚謂無機智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

有禮也見閉則敬而齊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喜則

和而理憂則靜而違皆當其理外傳四作喜即和

而治憂即靜而違此作和而理

避時諱下句舊本俱作靜而理當通則文而明有文

明窮則約而詳隱約而詳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

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諂事人也宋本淫上有知

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

也見由則兌而倨兌說也言喜於見閉則怨而險怨

而險說文云懷急也憂則挫而懼通則驕而偏頗窮則

棄而僂棄自棄也僂當為濕方言云濕憂也傳曰君

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邪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

嘉善謝氏

苟篇

嘉善謝氏

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荀子安案多為語助。與此，不人汗而脩之者，人有汗穢之行，將脩為善。非案汗而脩之之謂也。去汗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汗而非脩汗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脩而不為汗也。治之名號如此。

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絜修整也。謂不煩雜。○案韓詩外傳一亦有此。文彼辯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故馬鳴而馬應之。○案外傳此下尚有六字。非知也。其執然也。音知。

智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者懼外物之汗也。猶賢者必不受不善人之汗者也。

其誰能以己之漘漘受人之域域者哉？漘漘，明察之貌。漘，盡謂窮盡。明於事易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昏昏者乎？漘，子謂反。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姦詐則致誠則無它事矣。致也。極其誠則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在仁義誠心。

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尊之。

如神能化育之，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能

變言始於化，終於變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

生冬落則 為變也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 地不言而人推厚焉 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 君子至德 嘿然而喻 未施而親 不怒而威 命以慎其獨者也 雖作於心 見於色 出於言 民猶若未從也 雖從必疑 則不能化萬物 聖人為知矣 不誠則不能化萬民 父

生冬落則 為變也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 地不言而人推厚焉 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 君子至德 嘿然而喻 未施而親 不怒而威 命以慎其獨者也 雖作於心 見於色 出於言 民猶若未從也 雖從必疑 則不能化萬物 聖人為知矣 不誠則不能化萬民 父

子為親矣 不誠則疏 君上為尊矣 不誠則卑 所夫誠者 君子之所守也 而政事之本也 唯所居以 其類至 天地誠則能化萬物 聖人誠則能化萬民 父子誠則親 君操之則得之 舍之則失之 操操而得之 則輕 舉也 詩曰 德輶如毛 輕則獨行 難則慎獨之 事自 獨行 而不舍 則濟矣 濟而材盡 長遷而 不反 其初 則化矣 反其初 謂中道不廢也 君子位尊 而志恭 心小而道大 所聽視者近 而所聞 見者遠 是何邪 則操術然也 所謂以近知遠 以今知古 文則字 從元 故千人萬人之情 一人之情 是也 人情 刻宋本作是 故千人萬人之情 一人之情 是也 人情

所夫誠者 君子之所守也 而政事之本也 唯所居以 其類至 天地誠則能化萬物 聖人誠則能化萬民 父子誠則親 君操之則得之 舍之則失之 操操而得之 則輕 舉也 詩曰 德輶如毛 輕則獨行 難則慎獨之 事自 獨行 而不舍 則濟矣 濟而材盡 長遷而 不反 其初 則化矣 反其初 謂中道不廢也 君子位尊 而志恭 心小而道大 所聽視者近 而所聞 見者遠 是何邪 則操術然也 所謂以近知遠 以今知古 文則字 從元 故千人萬人之情 一人之情 是也 人情 刻宋本作是 故千人萬人之情 一人之情 是也 人情

荀子 卷二 不苟篇 六 嘉善謝氏

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言君子審後王所立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澆醜。難以爲治。故荀卿之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反分如字。下扶問。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少也。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矩。正方之器也。故君子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皆也。堂。字上。宋本有室字。今從元刻刪。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

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謂之通者。不滯之謂也。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闇。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謂於私害之。則可謂公士也。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謂公也。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違悖也。而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受祿不誣。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謂言常慎。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爲君子也。若是則可謂慤士矣。端。慤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不惑。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不苟。篇。

所在無所不傾。傾利之所在皆傾意求之。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慝生通。詐偽生塞。多窮塞也。誠信生神。誠信至則通於神明。中庸曰。至誠如神。夸誕生惑。誇夸妄誕則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賢愚也。欲惡取舍之權。舉下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權所以平輕重者。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

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眾人。欲者。吾亦欲之。九字注賢也。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

不。論是也。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貧賤者皆皆傲之也。夫貧賤者。則求柔之。柔。屈就之也。是非仁

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暗世者也。險莫大焉。

於昏闇之世。暗與暗同。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

子魚。賣直也。田。與陳。古多通用。

榮辱篇第四

橋泄者。人之殃也。泄。與媿同。媿。元刻作橋。恭儉者。偃五

嘉善謝氏

榮辱篇

兵也。僻當為屏却也。說文有僻字。僻婁也。與此義不同。僻防正反。○五兵。元刻與俗間本俱作五六。今從宋本。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薄。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正文危足無所履者。元刻去之。與注合。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義謂行於道涂。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為不謹。敬若有物制而不使之者。儒行曰。道涂不爭。險易之利。使使而亾者。怒也。肆其快意而亾。察察而殘者。伎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由於忿怒也。博而窮者。訾也。言詞辯博而見由於有伎害之心也。

毀訾。清之而愈濁者。口也。欲求其清而愈濁者。在口也。繫其身則自清也。但能口說。斯愈濁也。愈讀為愈。參之而愈瘠者。交也。所交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辯而不說者。故上篇云。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爭也。稱說不為人。所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已直。謂曲勝。謂好廉。而不見貴者。劇也。劇。傷也。刻已太過。不勝人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信而不見敬者。好剽行也。剽。與專同。專行。謂不度。見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

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益當時禁
也以為民傷鬪則以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君上
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
憂忘其身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
也或曰當為下忘其身誤為夏又夏轉誤
為憂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俗
字耳作赦今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不
忘其親也人也○人也各本作憂忘其身內忘其親
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猶彘之不若也凡鬪者必
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
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

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
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鑄牛矢也時人舊有此語除
狐父地名史記伍被曰吳王兵敗於狐父徐廣曰梁
陽之間也蓋其地出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為
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邪鑄刺也之欲反將以
故良劍謂之屬鏹亦取其利也或讀斷為所將以
為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
為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
有鬪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
之屬託也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
人而好惡多同多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人之有
鬪何哉我甚醜之其禍如此
何為鬪也

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狗彘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財，賈音古。
 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小人勇於暴，士君子勇於義，言人有此數。
 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辭死傷，不畏眾彊，忤忤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忤讀為避，忤忤然，愛欲之貌。
 果敢而振，猛貪而戾，忤忤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羊傳曰：葵丘之輕死而果敢而振，相公振而矜之，何休云：亢陽之貌也。
 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

儵鮪者，浮陽之魚也。儵鮪，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字書無鮪字，蓋當為鮪，說文云：即鱣鮪。鮪字蓋儵魚，一名儵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儵魚出遊，是亦浮陽之義也。或曰：浮陽，勃海縣名。反，祛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祛與揚子雲方言云：祛，去也。齊趙之總語，去於沙，謂失水去在沙上也。莊子有祛篋篇，亦取去之義也。案方
 言祛，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人亦猶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徒怨憤於人，不自修，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遇與失之已反之人，豈不迂乎哉？
 榮辱之大分。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

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於人受制是榮辱之大分也。
其中雖未必皆然然其大分如此矣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材慤謂材性原慤也蕩悍已解於脩身篇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所謂樂平易也詩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眾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道非其道當重一之字之也案注取之道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

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天下之政令法舉措時聽斷公舉措時謂與力役不

日政當為正多十一字今從宋本或上則能順天子

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

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形倅圖籍斛度尺丈量斗

左氏傳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倅圖謂模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正文循元刻作脩各

從宋本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若制父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亾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

弟原慤鞫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與

狗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而飾邪說文姦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

言為倚事倚已解上倚陶誕突盜陶當為構机之構
不順也或曰陶當惕悍僑暴惕與以偷生反側於亂
為逃隱匿其情也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
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侵是其所所以危也以危小人所
由於計慮之失也精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
惡也謂不堅固也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
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已也
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已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已
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
其姦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
也持之難立謂難扶持之也

遇其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
亦必有禍無福人之信已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已也脩正治辨矣
而亦欲人之善已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
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
則不隱通則大明不隱謂人身死而名彌白彰彰小
不能隱蔽人莫不延頸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入矣
願猶慕也賢人夫不知其與已無以異也則君子注
謂賢過於人也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履
也亦與措置義同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
為也譽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正
而有美德

者謂之雅詩曰弁彼譽斯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

錯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仁

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注制下之字宋本有元刻無也汗

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冒物謂之漫漫亦汗也水

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汗漫我漫莫半反莊子云北

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道謂非常之事

刻故下有有曰取以自比也元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

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

桀之所同也自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

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

之文理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

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

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執注錯習俗之所積耳在所

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

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

則常愉佚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

寡為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為彼堯禹而為此堯禹

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為待盡

而後備者也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

於脩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

嘉善謝氏

榮辱篇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窮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為于偽反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執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開小人之內善道也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言口腹無所知隅謂其分也積隅積亦咄咄而噍鄉鄉而飽已矣咄咄才笑反鄉鄉趨習飲食貌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人不學則許亮反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

梁而至於者則驕然視之曰此何怪也粲然精絜貌牛

豢豢圈也以穀食於圈中驕然驚視貌與獠同禮記曰故鳥不獠許聿反

○宋本作與賊獠同禮記曰故鳥不獠許聿反賊或為獠與元刻微異

○案下忝元刻作胡簞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

厭也苦廉反或下忝反

體則莫不棄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

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持養

也藩飾藩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

蔽文飾也

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言以先王之道與桀跖相懸

豈下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

同

天下之公患也公其有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

此患也

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鈇之重之靡順從也
緣反靡之儼之猶言緩之急之也則夫塞者俄且通
鈇與沿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
也陋者俄且閒也愚者俄且知也閒與同猛也方
猛為閒陋者俄且閒言鄙陋之人俄且矜莊有威儀
也詩曰瑟兮閒兮鄭云閒寬大也下板反莊有威儀
宋本作憫今從元刻與方言合案此注說頗歧出竊
疑閒當為憫雅之義賈誼書傳職篇云明閒雅以道
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審道謂之閒是若不行則湯
反閒為野此以閒與陋相對義亦合
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武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
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
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
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
可與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
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貴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
足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為不知足剩今人之生
也方知蓄雞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
餘刀布有困窮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廣困
廩也園曰困方曰廩窮窘也地藏曰
審策匹貌反○正文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
方知元刻作方多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約儉嗇也筐篋藏布帛
也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
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御制也或作收斂蓄藏以繼
之也是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幾亦讀今夫

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且也。偷者苟且也。糧食大侈不
 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大讀為太。屈竭也。安語助也。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上也。
○正文大宋本作太。無大。讀為太四字注。今從元。刻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
 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況。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
 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為生業尚不能知其遠大者。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
 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不長矣。其溫厚矣。其
 功盛姚遠矣。人。其為溫足也。亦厚矣。姚與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非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孰甚也。甚之君也。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

與及聖人之言。謂不近於習也。夫詩書禮樂之分固
 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既知一則有之而可久也。道而廢廣之而可通也。則於事可通慮
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却循察以治情則利。利益也。禮之愈可好而不厭。愈音愈。以治情則利。記曰聖人
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捨禮何以治之。以為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
足。知詩書禮樂羣居則樂意者其是邪。樂意莫夫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
 欲則執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
 以分之。以禮義分上下也。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

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載行也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為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雖貴賤不不自以為多謂為天子以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監門主門也御讀為迺迺旅逆旅也抱其分故雖賤而故曰斬而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夫是之謂人倫舊有此語引以參貴賤雖不同不以齊

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詩曰受小其大其為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詩殷頌長執也駿大也蒙讀為厖厚也今詩作駿厖言湯執小玉大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

荀子卷第二

榮辱篇

出羽伊藤馨校字

嘉善謝氏

